

寓通画家安文的花鸟画

◎刘卫锋



两遇旧画终有缘

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,我在友谊桥旧书驿站的一个旧货摊位上邂逅安文的花鸟画。

画镶嵌在老式木床额板上,本有玻璃罩住,左、中、右各一幅。中间的画高出左右两幅,玻璃完好,画作因此也保存得较好。左侧的玻璃裂了一道缝,缝下的纸张泛出了茶色。右侧的玻璃已经不见,画面灰黄,还有多处破洞。挺喜欢这些画的感觉,试着问摊主能否仅出售画作,守摊的妇人致电身在另一个市场的男子,回复说要买就连同整个木床额板一起。于是,这次购画未能如愿。

隔了一周,我又去旧书驿站一走,上周见到的木床额板居然还在。只是这次的摊主是个男的。我再次提出购买画作,他先是不肯,看没有其他人问津,最终决定卖给我,但要我付过钱之后自己拆下——他自动回避了拆画过程中的风险。于是,我请他借了一把钳子来,自己动手拆除画作背面的挡板。固定背板的钉子已经锈蚀,许多在拔出时已经齐根断掉。有两张画已经粘在了背板上,徒手是揭不下来。摊主倒也慷慨,同意我送到近旁的裱画店去揭下来。

裱画师傅用喷壶给画喷水,稍微湿润之后,用竹刀将画纸和背板分离开来,这才发现,原画的边缘还有多出的空白折向里面,使画面刚好填满正面的玻璃框,想来是主人定制时已经跟画家做了尺寸上的说明。于是,我请裱画师傅将三幅画先托裱一下,保留边上的多余老纸,看看效果如何,然后决定下一步的打算。



安文画藤萝(局部)

细心修复展新颜

一周后,我到裱画店看到三幅画已经托好拉平,破损处也尽可能用颜色接近的纸做了修补,焕发出艺术的魅力。

三幅画上皆有题款和印章,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所在,许多信息就藏在其中。

正中的那幅画最完整,品相也好。题为《玉堂富贵》,左下角飞白画出斜上去的玉兰枝干,左上折枝而下,两者虽笔断而意连,一树玉兰的意境是很明显的,两只白头翁落在玉兰花树的枝头,喙、眼、翅尖、足、尾,皆用较浓的墨色画出,背羽渴笔扫出,可见丝丝缕缕的羽毛质感,其一张嘴欢鸣,另一只似乎凝神谛听,颇为传神。白玉兰花或盛放,或含苞,在或浓或淡的墨色花萼衬托下显得洁白无瑕。画右侧是自下而上的牡丹花,两朵白牡丹花盛放着,露出晶莹的花蕊,似乎是用锌钛白点出,虽年代久远,依然清晰可见。牡丹的叶子呈现出花青色,不知是不是年久褪色的缘故,但墨色勾勒的叶筋浓淡相宜,将叶子的不同姿态表现得尤为生动。款识中有“根发先生大雅正之,丹徒安文写”的字样,清秀飘逸,钤印“用三书画”。

左侧那一幅画的是紫藤,颜色虽有褪浅,但紫藤的仪态未失。虬曲缠绕的藤蔓分别从左上、右上向中间下方伸出,宛如牵手于中道,一簇簇叶片之下是盛开的藤萝之花,原本可能是白色蘸紫色点厾而成,复以墨笔勾点花萼,如今藤叶已褪成赭色,串串紫藤花反而接近银藤了,唯花梢泛着花青和淡紫。题字“拟青藤老人笔趣,安文写于南通客次”,透露出作者作画于何地的信息。可惜“藤”字写错了,或许可见画家的文化程度。钤印两方,一为阴文“丹徒安文”,一为阳文“用三书画”。

右边那一幅因为玻璃已坏,致使画作长期暴露于空气中,画面发黄,画中的花卉褪色得厉害。从右下往左上,斜出三根花枝,其中之一复折向左下,又向上顶出,枝头丛叶间,白色的花儿朵朵,有点像梨花。当年恐非全白,如今是褪色之故吧。这幅画上的题字是“丹徒安文作,二十五年秋仲”,为探寻这幅画作于何时提供了线索。钤印两方,与最左侧的画相同。

安文是谁?其实,第一次遇见画作的时候,我就识别出作者的姓名,但是对其人却没有印象。尝试求教于地方文史专家,也一时没有结果。

于是试着在网上搜索,居然在一则网上微拍的微信中找到了一点信息,其中有安文的花卉对屏,为纸本软片,起拍价五千。作者简介这样写道:安文(晚清),丹徒(今江苏镇江)人,生卒年不详,晚清画家,擅长花卉。对比我所获得的三幅画作,作者签名颇多相似之处,唯网上竞拍的画作颜色艳丽如新,且仅有“安文”阴文印章一枚,似有可疑之处。但不管如何,还是在作者信息方面有所参照,一是作者籍贯丹徒,这在画作落款中均一致;二是说画家擅长花卉,这从作品题材上亦可印证。

安文在紫藤画中所提及的“写于南通客次”,如何理解?是偶然经过这里,为人作画,还是另有原因?不久,我读到邱丰先生所著《南通地方书画人名录》,居然在附录《解放前在通城卖字画者》中看到一则信息:安文,丹徒人,花鸟为主。虽然只是一行字,但是列在解放前在通卖字画者条目之下,还是可以据此理解“南通客次”之意。安文卖画于南通,为根发先生画下木床额板之画,是靠绘画的手艺谋生。

安文在南通为根发先生画下木床额板画是哪一年?最右侧画上的落款时间“二十五年”到底是哪一年?如按网上所言画家为“晚清”时人,晚清有二十五年者,则有道光、光绪两朝,如果是道光二十五年,则为1845年。如果是光绪二十五年,则为1899年。如果是民国二十五年,则为1936年。那么,究竟是哪一年呢?可惜,安文生卒不详,一时无法对照。但是能否从地方报纸的外来画家的广告或者润笔信息中觅得线索?另外,是否可以从“根发先生”入手,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信息?应该都是途径之一。仅从“南通客次”的“南通”二字来看,似乎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。

关于老式木床的额板画,我倒想起十余年前在西大街参加入户“走帮服”活动时的一段经历。那次在西大街马厂巷一老者家,房屋数进,墙上还有一幅两个年轻人1959年8月29日合作的飞船奔月壁画。他家老木床的额板上就有画作,也是牡丹等花卉题材。当时,我还拍了几张照片,可惜房中昏暗且空间局促,用了闪光灯也没能全部拍下。其中一幅上盖有两枚印章,一为阳文“薪传”,一为阴文“时年六十有八”,我猜想“薪传”很可能就是作者的名字,但当时也没有和主人进一步深谈。如今翻看当年所保存照片的命名“孙根传”,一时竟有些恍惚,这“薪传”与“根传”有何关系?而这“根”字,与我所见安文画作上的“根发先生”之“根”有无关系?倒都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新课题。